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十四回 救公子遠逃黑夜 投鄉村失落黃金

且說任婆子從腰中取出鑰匙來，開了東角門。原來鎮國府的規矩，都是梁氏每夜帶著僕婦各處提了燈照看一遍，按門上鎖，次日日上房來取鑰匙，這才開門。今日這鑰匙是蜂兒偷出與他的。且住！常見那大戶人家到了晚間都命僕婦在內裡上夜，難道赫赫王府倒無有上夜的婦人？有所不知，只因高公秉性正直，說是僕婦白日內堂伺候，理之當然，黃昏上夜這一節最屬不雅，主翁年老還可避嫌，若要少年主人，青春僕婦，留在內邊過宿，王道本乎人情，本夫未免生疑，只是身居籬下，無可奈何，主人面前雖不敢怎樣，見了妻子卻有一番話說，竟致使人夫妻不和，自己又背了惡名，令人猜忌。更有一等好色狂徒，倚仗仗勢，以大壓小。借著上夜之名，作那些閨味之事，遇著烈性婦女，往往死於非命。一朝事犯，報應臨頭，那作主人的難免殺身之禍，敗產亡家，不一而足。又道防夜原是男子之事，軟弱才尚不可用，遇有盜火之事，諒幾個婦女濟得甚事？再者不作凶事於人，亦無飛災臨己，防患莫如省心，守夜不須婦女。高公以此居心，所以鎮國府總不用婦人上夜。當下任婆見夜深人靜，鴉鵲無聲，遂把一溜門戶慢慢開了，壯起賊膽，走入園來，兩隻眼不住的東瞧西看。妻子雖然膽大，園廣夜深，徑曲路幽，花木稠密，亭軒又多，到了這夜深的時候，嘩啦啦池中的金魚跳水，撲騰騰樹上的宿鳥驚飛，不覺有些害怕起來。喜得月明如畫，路徑又熟，一口氣跑至後門之內，咳嗽一聲。啞叭在外咳嗽一聲。妻子又咳嗽一聲，外邊又咳嗽了一聲。妻子聽了是啞叭的聲音，滿心歡喜，開了門，見他站面前，說：「你等著，我抱他去。」說畢忙忙轉身，回至蘭室，輕輕推開門兒，慢慢掀起繡帳。只見素娘躺在床上，公子睡在旁邊。妻子連衣帶褲用紅綾被包好，把公子輕輕抱起來，悄悄來至花園後門外，遞與啞叭低聲囑咐道：「你把他那手鐲子和珍珠都摘下來，好生收起。那鐲我聽說是皇上爺送與的，是無價的寶物，千萬想著，小心仔細！」啞叭點頭，婆子說畢，關門而去。啞叭轉身回慎終原而來。

任守志懷中抱定小公子，一邊走著自沉吟。腹中暗暗叫嫂嫂：「你原來人皮子包著畜類心。想當初，饑寒難忍離故土，只為無錢家下貧。哥哥犯病身亡，店主不容逐出門。你和我雪中凍倒看著死，遇見了仁慈千歲與夫人。救進暖房賜湯飯，又賞了棺木與衣裳。賞柴賜米賜地土，又賞房屋存下身。不但是你我死中得活命，那老爺洪恩真追及亡魂。自從那年到今日，我心中耿耿難忘這段恩。就便是粉身碎骨難報答，你怎麼反害他墳前拜孝根。昨日有心將他勸，怎奈我有口不能雲。欲待不來抱公子，又怕你另起陰謀生歹心。我今宵抱他到家存一夜，明日清晨送上門。看你心中悔不悔，也羞羞嫉妒的大夫人。二奶奶詳情究理難饒你，定把陰人打斷筋。」這啞叭，心中發狠來的快，到了燕山高府墳。

到了家中，推門進去，那公子懷中還是沉沉熟睡。遂把他放在炕上，自己坐在一旁，心中思想：「我明日若送了公子回府，二奶奶猜度出這個機關，一定要難為嫂嫂，還怕一怒送至官府，審出原由，國法難容，嫂嫂哇，你罪可不小了！」

想當初，我五歲無娘死了父，跟著兄嫂過光陰。兄長是個癆病體，雖作個生活賺幾文。全仗他說媒接喜作針指，養著我兄弟殘疾一雙人。雖然他詭計多端生性狠，待我從來無壞心。體饑問飽知甘苦，縫補不停辯寒溫。從不憎嫌與打罵，知疼著熱似娘親。今朝作這糊塗事，只因小兒愛金銀。待我並無一點錯，我怎忍為報人恩負嫂恩。若不將來送回去，何處安放小官人？若還等至明日早，連我也難離清渾。」守志想至為難處，急的他撲頭蓋臉汗淋淋。忽然轉身說：「且住，我何不竟往邊庭走一巡。抱他去找高千歲，且在他鄉住幾春。與我嫂嫂留個空，叫他得便好脫身。趁此深夜急速走，若待天明禍便臨。」主意一定忙站起，忽然復又自思尋。

暗想道：「且住，我聽得說往雁門關去的路甚遠，若是獨自一人，尋茶討飯也可以去得，這小公子乍離了乳食，必須買些好物將他養，無有盤費，如何是好？」尋思了一回，說：「的了，現放著十兩黃金，百兩銀子，拿他一半，有何不可？」復又忖道：「此項金銀原是高府之物，嫂嫂得之非道，留下這損陰壞德的資財，不但他不能消受，一定還要折的災禍臨身，莫如全然拿去，一來與他免罪，二來叫他自警，也知這非義之財，來的容易去的也快爽，枉費一場心機，還是一場春夢。他萬一悟過這個理來，改作一個好人，也未可定。」啞叭想定，忙忙站起來，掀席搗磚，取出金錢，掖在腰中。又想了一想：「破箱定還人幾百銅錢，索性拿著好買糕果與公子吃。」把日間未吃的月餅、果子也用手巾包上，揣在懷中，慢慢抱起公子，舉步出門。不由一陣心酸，暗暗叫聲嫂嫂：

「非是我而今心狠將你舍，只因你作事不仁難順從。願你改過自新把好人作，我將來有命回歸再補情。」這啞叭口中長歎眼流淚，聽了聽遠村鑼響鼓三更。急忙趁著月色朝前走，思量輾轉在中心。聽得人說出口路，從此一直往西行。順著大道不怠慢，兩腳如飛快似風。半夜走了六十里，不覺丑未到天明。公子睡醒懷中動，啞叭即便坐端平。取出了果子月餅將他哄，那公子並不啼哭也不哼。這也是前緣已定該如此，龍華一會喜相逢。坐懷中吃著果子玩又笑，啞叭一見樂無窮。暗想道：「怕他啼哭不認我，怎走長途千里程？誰知他竟乖的很，免我憂心擔怕驚。」看他吃飽又抱起，直奔陽關大道行。一連走了三四日，離家三百有餘零。這日到了前安鎮，夷齊山下小河東。天色已交晌午錯，忽然間一片陰雲把日蒙。涼風陣陣雷聲響，細雨紛紛灑碧空。啞叭著忙說不好，被角忙遮小相公。連顛帶跑進莊去，奔至了一座籬門把步停。

守志心內著急，忙忙跑至莊頭第一家門首，坐北朝南三間舊草房，一帶籬笆七長八短，望裡都看的見。啞叭也不管好歹，用手拍著門，口中不住的哈哈，驚動這裡邊的人。

你道是誰？這裡叫作前安鎮，屬盧龍縣管，此人姓單雙名守仁，就是此處的良民。祖父務農為業，有他父親單修本在日，也還衣食豐足。這單守仁幼年也讀過幾年書，雖不大通，在莊農人家也算個提得起筆來的人物。不料自他雙親死後，交了敗運，一般的禾稼，偏他的不收，時常不是有病就是有事，三五年中，把個小小的產業花了多半，只剩了幾畝薄田，將就度日。誰知又災星照命，害起眼來，醫治不好，疼來疼去，兩隻眼都長出螺螄蓋來，把一雙瞳人罩住，視物不見，成了一個廢人。成郎又小，平氏婦人家有甚能為？又不上二三年的光景，那幾畝薄田也推出去了。無以為生，少不的習學子平，每日出去遊街算命，賺的多來吃上三餐，賺的少了吃上兩頓，賺不來的日子只好三口兒忍饑。這日早間出去，算了四五文錢，買了半升粗米，一束山柴，熬粥吃了，指望出去再算上幾卦，弄頓晚飯，不料又下起雨來。看著天晚，雨又不止，那成郎哭哭啼啼，只說餓了，平氏耐著性兒抱在懷中哄著他，單守仁坐在一邊，聽著甚是難受。

單守仁憐妻疼子心中慘，長歎一聲叫老天：「瞎弟子前生造下什麼孽，終日家如在陰曹地府間。不如早死得乾淨，免的受罪在人間。獨自一人還罷了，偏有那嬌妻幼子把心連。」說著又把賢妻叫：「你聽拙夫幾句言。目今已至深秋候，再挨半月是冬天。一日兩餐且不足，你想麼那有冬衣布和棉？饑寒怎把嚴冬度，咱三口兒一定赴黃泉。與其一處同守死，不如活變且從權。賢妻你才二十九，三十未過是青年。尋一個年貌相當良善主，把成郎帶去在身邊。孩兒也可得活命，我也得些財禮錢。彼此免受饑寒苦，咱們三口盡安然。賢妻既念夫妻義，替我撫養小兒男。成人是我一脈後，感念深恩重似山。聽我良言如此作，就算你疼夫將子憐。奉勸賢妻休固執，不可癡心還像先。除了此計無別策，勢到了至急為難萬萬難。」守仁說至傷心處，這不就痛壞佳人平鳳蘭。

平氏聽得丈夫之言，心如刀割，淚流滿面，嗚嗚咽咽，哭了半晌，方才說出話來。

悲聲慘切呼夫主：「苦苦逼奴是怎的？這話說了好幾次，絮絮叨叨今又提。你今雖然身貧苦，難道說不念糟糠結髮妻？凍死餓死都是命，何苦活散與生離。奴家雖是莊農女，也知婦道貴從一。三貞九烈不必說，四德三從也自知。好歹和你一處混，至死不作二人妻。你只說得些財禮救眼下，要知道將來也有用完時。到那時饑寒依舊親人散，隻身獨自更孤凄。倘有個頭疼腦熱誰伏侍，那一個與你縫補破衣？雙目失明難動轉，自己又不能煮飯吃。勸你不必胡思想，寧心耐性強執持。熬的孩兒成人後，他自然養活親娘瞎

老子。即便到了盡頭路，情願同死在這屋裡。自今再要說此話，我尋個無常先告辭。」守仁聽得妻子話，紛紛落淚把頭低。平氏正自勸夫主，只聽得吧吧聲響打門急。

平氏擦淚，隔著破窗一看，只見一人站在門外，懷中抱著個紅物，手拍籬門，口中大聲的哼哈。守仁說：「你出去看看，是什麼人叫咱的門呢。」平氏說：「我看見了，是個啞叭，還抱著孩子呢。他那意思怕是要避避雨兒。」守仁說：「你快放進他來，一個殘疾人又抱著個孩子，大雨地中，那不是方便？」

平氏聞言，連忙走至堂屋，問道：「你可是走路的，要避雨麼？」啞叭點頭兒。平氏開門，一同進來。守仁也走在堂屋說：「啞大哥，東屋裡坐了罷。」啞叭抬頭一看，原來是個瞽目，年約三旬上下。那婦人面容端好，穿一件青布舊衫，雖然補納，卻十分的乾淨，看光景知是兩口兒。遂把公子放在東屋炕上，回身走出，向守仁、平氏一面哼哈作揖。平氏還著禮說：「夫主，啞大哥與你見禮呢。」守仁連忙還禮說：「我是個失目之人，多有怠慢。我到好笑，一個失目，一個啞啞，今日有緣會在一處。我會說話又看不見你，你看的見我又不會說話，也不能盤桓盤桓。大哥，那屋裡坐罷。」啞叭點頭含笑，走進房來哄公子。

摸了摸，土炕冰涼無暖氣，周圍牆壁掛灰塵。粗使傢伙無一件，那地下只有濕柴十數根。窗櫺無紙蘆席墊，一領蒲簾配破門。啞叭點頭心暗歎：「看他這般光景比我貧。」思思想想天將晚，那兩兒滴滴點點到黃昏。「這炕冰涼怎麼睡？只怕冰壞小官人。我何不脫下衣衫鋪上了，小被兒嚴嚴蓋在身。我坐在裡邊將風擋，將就一宵到早晨。」啞叭想畢上了炕，灰塵揮去解衣衿。打掃乾淨鋪蓋好，臥下了臨凡東門星。將身斜倚南窗下，睡夢留神加小心。不覺的天晴雨止東方亮，只聽得平氏西屋開了門。

次日天明，啞叭起身，見紅日東升，天已大晴。平氏開門出來，啞叭哈哈了幾聲，作揖致謝，回身抱起公子，出門而去。單守仁因昨未得晚飯，餓的體軟心慌，還在炕上躺著。聽的啞子去了，遂問平氏道：「外面晴了麼？你燒點熱水我喝幾口，洗洗臉兒，好出去作買賣。」平氏說：「天雖晴了，只是地下泥濘的狠，如何走的？你且等等再去，我先燒水。」說著走進東屋來取柴。一腳踏著一件東西，彎腰拾起，沉重非常，卻是一個破口袋子，裡邊沉甸甸的不知何物，倒出來一看，手巾包裹，打開手巾，卻是一錠黃金、兩個元寶。平氏忙忙走至丈夫面前說：「你摸摸個東西，必是啞叭掉了去的。」守仁伸手一摸，大驚道：「不是他掉的是誰？你可看見他望那個方去了？」平氏說：「上了山坡，望東北方去了。」守仁說：「你快拿我的明杖來，待我趕上還他。你想他一個啞啞之人，抱著一個孩子，行此遠路，又不知他為著何事；況且又是掉在咱家，並非失手於路上，倘有性命之憂，豈不是咱們的罪過？」平氏說：「你我雖貧，此不義財帛。夫主之言最是，料他去尚不遠，快去追趕。」說著遞過明杖，單守仁忙忙出門。仗著是自幼兒走熟的路徑。

他這裡拖泥帶水朝前趕，口內高聲叫啞兄：「快些回來有話講，丟了東西且慢行。」一面趕著一面喊，上了山坡足不停。雖然當年是熟路，怎奈他雙目失明記不清。又搭著山石拌腳泥沙滑，又是個偏坡不好行。荊棘牽衣樹阻路，轉彎的去處是深坑。腳下一滑站不穩，哎呀不好，翻筋斗跌了個倒栽蔥。一跌溜在坑裡去，跌的他兩耳生風遍體疼。定性多時扎掙起，口內長吁歎一聲。